

萧伯纳◎著
向洪全◎译



圣女贞德

SAINT JOAN



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作品精选

中国书籍出版社

萧伯纳◎著
向洪全◎译



圣女贞德

SAINT JOAN

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作品精选

中国书籍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圣女贞德/ (英) 萧伯纳 (Shaw, B. G.) 著; 向洪全译. —北京: 中国
书籍出版社, 2008. 6

(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作品精选)

ISBN 978 - 7 - 5068 - 1721 - 9

I. 圣… II. ①萧…②向…③历史题材剧 (话剧) —剧本—英国—现代
IV. H319.4 : I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91150 号

责任编辑 / 庞 元

责任印制 / 熊 力 武雅彬

封面设计 / 汇智泉文化设计公司

出版发行 / 中国书籍出版社

经 销 /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/ 三河市华新科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/ 690 毫米 × 960 毫米 1/16

印 张 / 10

字 数 / 228 千字

版 次 / 2010 年 2 月第 2 版 2010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

定 价 / 29.8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「目录」

第一场	1
第二场	20
第三场	41
第四场	49
第五场	67
第六场	86
尾 声	132



第一场

公元1429年的春天，一个晴朗的早晨，沃库尔勒城堡位于洛林省与香槟省之间的默兹河岸。

罗伯特·德·鲍里科上尉，一位仪表堂堂的、精力充沛的，但缺乏个人主见的法官军人，一如往常，正向管家大发雷霆，以掩饰自己的懦弱。这管家如同一只被踩扁的小爬虫，瘦骨嶙峋，头发稀疏，年龄约在十八到五十五之间——惟妙惟肖——因为他这种人未曾开花，因此岁月也无从使之凋萎。

两人在城堡二楼阳光和煦的石砌小室里。屋里有一张结实的素色橡木桌子。上尉坐在桌边一把配套的椅子上，露出左侧面。管家站立在桌子另一边，面朝着上尉——如果他这种哀怜的模样也算是站立的话。他身后是敞开的13世纪直棂窗。近窗一角有一角塔，从角塔狭窄的拱门，经过一条蜿蜒的台阶，可通向下面的庭院。桌子下面有一只结实的四脚矮凳，窗下有一个木箱。

罗伯特——没鸡蛋！没鸡蛋！！一千个雷劈你，混账东西，你说啥啊，没鸡蛋？

管家——老爷，这不怪我。是上帝的旨意。



SAINT JOAN

罗伯特——你这是亵渎上帝。你对我说没鸡蛋，又把责任推到上帝身上！

管家——老爷，我有什么法子呀！我又不会下蛋。

罗伯特——[尖刻地]哈！你倒挺风趣的！

管家——不是，老爷，上帝有眼。我们大家跟老爷您一样，都知道没蛋吃了。母鸡不下蛋啦。

罗伯特——什么！[站起身]给我听着，你！

管家——[恭敬地]是，老爷。

罗伯特——我是谁？

管家——您是谁呀，老爷？！

罗伯特——[逼向他]没错，我是谁！我到底是罗伯特，是鲍里科老爷，沃库尔勒城堡的主人，还是放牛娃？

管家——哦，老爷，您知道的，在这里连国王都不及您啊。

罗伯特——说得一点不错。那么，你知道你是谁吗？

管家——我什么都算不上，老爷，只是托您的福为您管家的。

罗伯特——[一字一顿，将他逼到墙边]你不只托福是我的管家，还有幸是最糟糕、最没用、满嘴胡言、哭兮哀呆、畏畏缩缩、哼哼唧唧的整个法国最蠢的白痴管家！[他大步回到桌边。]

管家——[哆嗦地坐在箱子上]是，老爷。在您这样伟大的人物眼里，我肯定是像那样子的。



罗伯特——[转过身]我的错，是吧，嗯？

管家——[向他过来，求饶地]哎呀，老爷，我一句最无心的话，您总要扭曲来听！

罗伯特——我还要扭断你的脖子，要是我问你有多少鸡蛋，你敢再说你不会下蛋！

管家——[辩解]咳，老爷；咳，老爷……

罗伯特——哼，不是“咳，老爷；咳，老爷”，是“没有，老爷；没有，老爷。”我那三只北非巴巴里母鸡和一只黑母鸡，是整个香槟省最好的下蛋鸡。你居然来跟我讲没鸡蛋！谁把蛋给偷啦？说啊，不然我就当你是骗子和家贼，一脚从城堡踢出去！还有，昨天牛奶也没平时多，你也给我记住。

管家——[绝望地]我记住，老爷。我最清楚不过。牛奶没了，鸡蛋没了，到明天什么都没了。

罗伯特——什么都没了！嗯？你要全都偷走不成？

管家——不，老爷，谁也不会偷的。而是我们身上有一道魔咒，我们全都给咒住了。

罗伯特——编这种瞎话来糊弄我？罗伯特·德·鲍里科曾烧过巫婆，绞过盗贼。滚蛋吧。中午之前，给我送四打鸡蛋、两加仑牛奶到这房间来，不然让老天可怜你这把贱骨头！我要给你好瞧的，你敢当我是傻瓜。[他重新坐下，一副决断的神气。]

管家——老爷，跟您说没有鸡蛋。也不会再有的——您就是杀了我也没有——只要少女赖在门外不走。

罗伯特——少女！什么少女？你在说啥？



管家——就是洛林省来的那个姑娘，老爷。栋雷米村来的那个。

罗伯特——[怒不可遏地站起身]三万个雷劈你！五万个魔鬼抓你！你是说两天前死皮赖脸要求见我的那个丫头？我不是叫你把给她父亲送回去，让她父亲好好儿揍一顿吗？她还在这儿？

管家——我跟她说过叫她走，老爷，可她不听。

罗伯特——我不是叫你去叫她走，我是叫你把她的赶走！你要执行我命令，有五十个兵丁，十几个身强力壮的仆人。难道他们都怕她不成？

管家——她太倔了，老爷。

罗伯特——[一把抓住他的颈背]倔！信不信，我要把你扔到楼下去！

管家——别呀，老爷。求您。

罗伯特——来呀，倔给我看看，让我不扔你出去。这么简单嘛，哪个发泼丫头都会使的手段呀。

管家——[身体软塌塌地任他抓住]老爷，老爷，就把我扔下去，您还是赶不走她呀。[罗伯特只好放开他。他双膝着地，矮着身子，顺从地看着主人]您瞧，老爷，您的脾气比我可倔得多。而她跟您也一样啊。

罗伯特——是我比你强大，蠢货。



管家——不是，老爷，不是那样的。是您性子比我强。她比我们都弱小，她不过是一个黄毛丫头，但我们就赶不走她。

罗伯特——你们这帮蠢猪。你们是怕她。

管家——[小心地站起来]不，老爷。我们是怕您。倒是她给了我们胆量。她像是真的啥都不怕。也许您能把她吓走，老爷。

罗伯特——[凶狠狠地]说不定呢，她现在在哪儿？

管家——就在下边院儿里，老爷。跟前两天一样，在和士兵聊天。只要不祷告，她总是跟士兵聊天。

罗伯特——祷告！哈！你相信她会祷告，白痴。我非常了解那种老跟士兵聊天的女子。让她跟我聊聊。[他走到窗前，向窗外厉声叫道]喂，是你！

一个女孩的声音——[响亮而坚定、果敢]叫我吗，老爷？

罗伯特——没错，就是你。

女孩声——您是上尉吗？

罗伯特——不错，死皮赖脸的东西，我就是上尉。上这儿来。[对院子里的士兵叫道]告诉她怎么走，你们。押她上来，快点。[他离开窗前，回到桌边，威严地坐下来。]

管家——[低声道]她想要参军打仗。她要您给她军装。盔甲，老爷！还有长剑！真是的！[他躲到罗伯特身后。]

贞德出现在角塔门口。她体格健壮，是个十七八岁的乡下姑娘；身着红色衣裙，气派端庄；眉宇宽广，相貌非凡；一如酷爱幻想的人，双目圆睁；鼻子修长，轮廓分明，鼻孔张大；上唇略短，嘴唇显得果敢而丰满；下巴俊美而有一股不服输的倔劲儿。她急切地走到



桌前，非常兴奋终于见到了鲍里科本人，而且对结果满怀信心。他凶神恶煞的样子一点没吓住她。她的声音总是那样热忱而迷人，充满了自信和感染力，让人难以抗拒。

贞德——[一面屈膝行礼]早安，上尉老爷。上尉，您得给我一匹马，一套盔甲和几个士兵，送我去见太子。这是我主赐予您的命令。

罗伯特——[恼怒]你主赐予的命令！你的主是什么鬼东西呀！回去告诉他，我不是他惟命是从的什么王公贵族。我是鲍里科军职法官。除了国王，谁的命令我也不听。

贞德——[让他放心]是呀，军职法官老爷，您说的没错。不过我的主是天国之王。

罗伯特——哎，这丫头神经不正常。[对管家]你干嘛不早告诉我，你这个木头脑袋！

管家——老爷，别招惹她，要什么给她就得了。

贞德——[不耐烦，仍友善地]没谈话之前，他们都认为我神经不正常，军职法官老爷。但您要知道，是上帝的意旨要您执行他发到我脑子里的命令的。

罗伯特——是上帝的意旨，要我命令人把你送给你老爸，把你锁起来，打得你再也不敢发疯。你对此有何意见呀？

贞德——您以为您做得到，军职法官老爷，您会发现结果完全



不是那么回事儿。您曾说不见我，可我这不还是来了嘛。

管家——[恳求]对呀，老爷。您瞧，老爷。

罗伯特——闭上你的嘴，你。

管家——[低声下气地]是，老爷。

罗伯特——[转向贞德。底气有些不足]这么说，你是非要我见你不可，是吗？

贞德——[可爱地]是呀，军职法官老爷。

罗伯特——[感觉自己已乱了阵脚，双拳重重捶在桌子上，使劲憋满气，以压抑住那种再熟悉不过的难受感觉]你听着。我要让你瞧瞧我是怎样的人。

贞德——[赶紧道]好呀，军职法官老爷。一匹马值十六法郎，可是一笔大数目哟。不过盔甲上可以省一点儿，我觉得士兵穿的那种盔甲就蛮好的了。我身体结实，不用穿您那样漂亮、合身的盔甲。我也不要很多士兵，太子会给我解救奥尔良所要的一切的。

罗伯特——[满脸惊愕]解救奥尔良！

贞德——[单纯地]是呀，军职法官老爷。上帝派我来，就为这个呀。您给我三个士兵就够了，只要他们人好，对我和气就行。他们答应了跟我一块儿来。有波利、杰克，还有……

罗伯特——波利！！你这放肆的野丫头，竟敢当着我的面叫贝特兰·德·波伦瑞乡绅老爷波利？

贞德——他的朋友都这样叫，军职法官老爷。我不知道他另外还叫什么。杰克……



罗伯特——想必那就是约翰·梅斯先生了？

贞德——对呀，军职法官老爷。杰克很乐意来。他是个大好人，还给过我钱，让我送给穷人。我想约翰·戈德塞弗和弓箭手狄克也会来的，还有他们的仆人姓奥尼古尔的约翰，以及朱利安。不会给您添麻烦的，军职法官老爷，我什么都安排好了。你只要下一道命令就行啦。

罗伯特——[惊呆了，茫然望着她]唉，我真该死！

贞德——[甜美依然]不会呀，军职法官老爷。上帝非常仁慈。每天都跟我说话的圣徒凯瑟琳和玛格丽特[他张口结舌]会替您说好话的。您将来会进天堂。您是我的第一个帮手，人们将会永远记得您的名字的。

罗伯特——[转向管家，仍然非常恼怒。不过在寻求新的指引时，他语气变了]她说的德·波伦瑞先生的事情是真的吗？

管家——[急切地]真的，老爷。德·梅斯先生的事也是真的。他们俩都愿意跟她一块儿去。

罗伯特——[沉思]嗯！[他走到窗前，向院子里叫道]喂！你们，把德·波伦瑞先生给我请来，听见没有？[转向贞德]出去，在院子里等着。

贞德——[朝他嫣然地一笑]好的，军职法官老爷。[出去。]

罗伯特——[对管家]跟着她，你，你这畏畏缩缩的白痴。别走



远了，盯着她。我还会叫她上来的。

管家——看在上帝的分上，就答应了吧，老爷。想想那些母鸡，那些香槟省最会下蛋的鸡吧。还有——

罗伯特——想想我这靴子吧！把你屁股挪远点，不然我踹你一脚。

管家慌忙退下，在门口与贝兰特·德·波伦瑞碰了个照面。波伦瑞年纪约莫三十六岁，法国国王的侍卫官，在宪兵司令部供职，一副没精打采、魂不附体的样子。别人不跟他说话，他更是难得开口，与专横武断、说话大喊大叫，表面威风凛凛、实则内心虚弱的罗伯特形成鲜明对比。管家为他让开道，然后出门去。

波伦瑞行了一个军礼，站着听候命令。

罗伯特——[和气地]不是公事儿，波利。随便聊聊，坐吧。[他用脚背从桌下勾出凳子。]

波伦瑞松了口气，走上前，将凳子搬到桌子与窗户之间的位置，若有所思地坐下来。罗伯特半坐在桌子另一端，开始了友善的谈话。

罗伯特——听我说，波利。我必须像父亲那样跟你谈谈。

波伦瑞抬起头，正色地看了他一下子，但没说话。

罗伯特——是有关那个你感兴趣的姑娘的事儿。刚才我见了她，跟她谈过话。首先，她脑子不正常——这还没关系。其次，她不是佃农出身，而是出生中产阶级——这可关系大啦。我对她这阶层的人太了解了。去年为一桩官司，她父亲代表他们村里人来找过我。他是那村子的一个头面人物，自耕农，算



不上富农，靠种田挣钱吃饭，不过也不是靠力气或者手艺人。他大概是有个表亲在当律师，或是在教会里。这种人在社会上也许无足轻重，却可能给政府当局——也就是给我——制造大堆的麻烦。不用说，你要哄哄这姑娘，让她真以为你要带她去见太子，简直是小菜一碟的事儿。但要是你给她弄出个什么麻烦来，你可就给我惹大乱子喽。我是她父亲的领主，有责任保护她。所以啊，不管是朋友不是朋友，波利，就别再招惹她啦。

波伦瑞——[早有准备，语出惊人]若是圣处女玛利亚，我肯定这样想，但对这姑娘，我可不这么认为。

罗伯特——[跳离桌子]可她说，你、杰克和狄克答应该跟她一起去。这是干嘛呀？难道她疯头疯脑地说要去见太子，你就当真了，是吗？

波伦瑞——[慢条斯理地]她可不一般。下面卫兵室的家伙，有些家伙，嘴巴很烂，龌龊得很。但谁也不曾有过只言片语，拿她是女人来说事儿。当着她的面，谁都不敢出言不逊。这可真不一般，不一般。兴许值得一试吧。

罗伯特——哎，得啦，波利！醒醒吧。判断事理可从来不是你的强项，而这一次更有点过头啦。[他一脸不屑地走开。]

波伦瑞——[不为所恼]事理顶个啥用？要是我们真有半点儿明白事理，早就该加入勃艮第公爵，归顺英国国王了。他们



占领了我们国家半壁河山，一直到卢瓦河。他们占领了巴黎。他们占领了这座城堡——您是很清楚的，我们本应将它赠给英国的贝德福伯爵，您这只是宣誓暂用而已。太子像老鼠一样，缩在希农，就不敢出来应战。而且他究竟是不是太子咱们也搞不明白——他母亲说他不是，她应该很清楚吧。想一想！连皇太后都否认她自己的儿子是太子！

罗伯特——唉，她把女儿也嫁给了英国国王。你能怪罪这女人吗？

波伦瑞——我谁也没怪罪。不过多亏了她，太子才这样失魂落魄。这我们也只好认了。英国人还会攻下奥尔良，摄爵抵挡不了他们的。

罗伯特——前年在蒙塔日，他可打败过英军。我当时就跟他在一起。

波伦瑞——没用的，如今他那些人吓破胆啦。他又不会制造奇迹。对您说吧，除非出现奇迹，现在是谁也救不了我们。

罗伯特——出现奇迹倒是好咧，波利。可问题是，这年头奇迹偏偏不出哇。

波伦瑞——过去我也这样想。不过现在就难说啦。[站起身，若有所思地走向窗前]不管怎么说，到了这分上，凡是办法都得试一试。那姑娘可不一般呢。

罗伯特——呵！你觉得那丫头能制造奇迹，是吗？

波伦瑞——我觉得这姑娘本身就是某种奇迹。不管怎么说，她已是我们手里最后一张牌了，打出去总比直接认输强。[他慢悠悠



向角塔走去。]

罗伯特——[有些动摇了]你真这样认为？

波伦瑞——[转过身]我们还能怎样认为呢？

罗伯特——[走上前去]想想，波利。如果你处在我的位置，你会让她这样一个丫头从你腰包掏十六法郎去买马吗？

波伦瑞——买马的钱我出。

罗伯特——你出！

波伦瑞——对。既然我说了这样的话，就要出这份钱。

罗伯特——你真要拿整整十六法郎押在这样渺无希望的事情上？

波伦瑞——这不是押宝。

罗伯特——那还是什么？

波伦瑞——这是确凿无疑的事情。她的话，她对上帝虔诚的信仰，也点燃了我心中的烈火。

罗伯特——[觉得他没救了]嗨！你跟她一样，疯了！

波伦瑞——[执拗地]现在我们得有几个疯子才行。您看看那些头脑正常的人把我们都领到什么地方了！

罗伯特——[此时他佯装的果断彻底垮掉了，暴露出优柔寡断的本性]我真觉得自己是蠢到家了。不过，你要是真有把握……



波伦瑞——我十二分有把握要带她去希农那儿——除非是您阻拦我。

罗伯特——这可不公平。你这是把责任推到我头上。

波伦瑞——不管您怎么着，责任总是您担。

罗伯特——嗯，倒也是啊。那我该作何决断呀？你不知道这让我有多为难啊。[抓住一条缓兵之计，隐约期望贞德能替他拿主意]你觉得我是否该和她再谈谈？

波伦瑞——[站起来]对。[走到窗前，喊]贞德！

贞德的声音——他让我们去吗，波利？

波伦瑞——上来。到这儿来。[转向罗伯特]我让您单独和她谈吗？

罗伯特——不，别走。给我壮壮场面。

波伦瑞在箱子上坐下。罗伯特回到他那把专用的椅子前，站着，以摆出更为威风凛凛的架势。贞德进来，带着好消息，一脸兴奋。

贞德——杰克愿意出一半买马的钱。

罗伯特——啊?! [他坐下，泄了气。]

波伦瑞——[板着脸]坐下，贞德。

贞德——[收敛了一点儿，瞅着罗伯特]行吗？

罗伯特——叫你坐下你就坐下。

贞德躬身行礼，然后在他们中间的凳子上坐下来。罗伯特摆出十二分专横的样子，以掩饰自己的窘相。

罗伯特——你叫什么名字呀？